

蚯蚓断尾

中国地质大学/北京分院的古生物系，从大学三年级，被校方提前留校，当讲师的，有两个名额，一个男班长，A某，一个女副班长，O某。大学四年级的下半学期，古生物系和石油化工系的所有本科毕业生，分别自愿地在“分配工作协议书”上了签字，准备离校，回老家走一趟，先看看父母，然后再去工作单位报到，开始工作，安家与落户。

古生物系，L某，一个湖南毕业生(此人因为身体不好，用了五年的时间，才毕业)，在离校前，在一个女生宿舍窗户外(窗户离地有2.5米高)，被人刺伤，一路滴着血地，回到自己的宿舍，躺下。他的哀嚎声，惊醒了同宿舍的其他三个男性同学，兵分三路，一个立刻通知校方；一个跟着血迹追案到现场，然后找到校医务室的值夜班的女护士救人；一个留在宿舍看护L某。当值班的女护士赶到宿舍时，已经是黎明前的4:00左右，L某因为失血过多，已经不治身亡。

所有小范围的圈内人，当时的目击证人，都懵了。联系校领导和L某的同班班长。校领导分三路，一路人追踪并且清扫被L某一路留下的血迹，血迹的源头，2.5米以上，是从此以后灯火通明的，紧闭的女生宿舍的玻璃窗，第一现场，线索中断；一路人组织校内的警务人员封锁包括学校大门在内的N个站岗点，值后勤，维护假期离校回老家的学生们/学校工作人员们离开的正常秩序；一路人拥护L某的曾经的班长，A某负责查找这个湖南同届毕业生的死因和幕后杀手。校方在找到明确线索前，采取当事人的人数最少化，封锁对外的信息。

A某作为同班/同届班长，作为同班的这个冤案/疑案的唯一知情人，被动地担负起，追究这个意外突发事件的第一负责人，永远没有离开校园。以后也是作为系主任，一天一天地向前地忙完日常工作，又作为系主任，倒退回发生此节点的时间，1960。无心结婚，生子，组建家庭，忙碌在过去时。

其他的同班同学们，作为这个冤案的不知情者，组成寻人小组，60年间，在各个寻人媒体平台，连续地，苦苦地寻找和L某同时失踪的那个湖南同学，在此人功读四年，可

以工作领月薪，养家糊口的节点前失踪，在当时社会秩序良好的情况下，是不可思议的？直到2019年的10月。

Z某作为同班同学，这个冤案的不知情者，自动放弃了一纸“分配协议”，留校，又攻读了一年硕士。毕业后，才去早在两年前，自己曾经签过字的，协议书上的那个北京地质研究所报到，就业。自1960年，成了校内唯一嫌疑人，工作单位的未明人，在28岁才交上女友，搞了八年对象。1970年 - 1972年，因为5·16运动，被工作单位的N个其他部门的男性同事们，带到某个偏远农村，提审2年，无果，又一起返回北京。返京后的10天到20天，Z某患了失语症。1972年，结婚，1973年6月20日，老婆生下一个健康，有失语症的女婴，Z某想把她仍进垃圾箱，被自己的从武汉来探亲的母亲，女婴的祖母，强言挽留。1975年7月19日，Z某的老婆又为他生下一个健康并且没有失语症的男婴，四个人，才有了家的感觉。

在1980年的某周末的家里人的饭桌上，Z某和家里人随口一说：“我曾经在文革，蹲过两年牛棚！”Z某的闺女，正好属牛，当时，7岁多，自小学1年级起，是组织文艺体育活动的女性校干部之一，班里的唯一能和班长配合的班干部(入小学一直到大学毕业，16年的文艺与卫生委员)才听到自己父亲的一点经历和真实线索：“什么？！我爸让一头牛整了两年？！”

从此，家 - 学校，学校 - 家；家 - 工作单位，工作单位 - 家，两点一线；一步步地走，低头看前方的路，有无阻碍物，如果有，绕着走，走赚钱的思路，以25km/h的时速。8岁的一天，她突然撞到了自家公寓楼前院的石灰电线杆子，抬头仰望这个巨人时，看见了几道电缆线，摸额头，发现额头的左侧起了一个鼓包。瞬间，从脑壳里跳出了一个灵感定格：“自己这辈子不用着急读书，结婚，生子，追老爸的俗套。先去赚钱，赚到钱后，匀出一部分，给老爸花，以慰藉他受的苦。”

Z某的闺女，从私立大学的国际贸易专业三年大专毕业，在北京工作了两年，换了三个工作单位，发现自己的擅长是电子网络信息/通讯服务业领域。1997年6月29日离开北京，乘飞机，抵达瑞士的苏黎士飞机场，到了Luzern的夫家。

2009年，Z某的老婆早逝，9月，Z某的闺女得知此事，2010年，回北京探亲，在父亲有养老金的基础上，给了一笔赡养费。2011年，Z某的闺女和瑞士老公，邀自己的父亲来瑞士，开始了欧美，北非游，2011年夏，2014年夏，2016年夏，2017年夏，2018年夏，2019年夏。

其间在2011年夏，Z某第一次受女儿和女婿的邀请，以来瑞士走走看看为由，Z某的女儿想把他接到瑞士来养老。没想到，第二天，女婿外出上班，下午，女儿因为自己的业务，在中国/北京地区一直混乱的状况，走到阳台坐着吸烟，透口气。Z某也走进阳台，隔着长桌，在长桌的另一端坐下，第二次口述，他在文革的那两年的一些细节，用了整一个小时的时长：在文革的那段往事，他是唯一不知情人，他想，自己是被某人诬告，由几个不认识的工作单位的男性同事逼问下，让他坦白一场。到底让他坦白什么，不知道，但是那个诬告他的人是谁，他知道？Z某的闺女想：“你不知道，让你坦白什么？那就再好好想十年吧！”

直到2019年9月，因为长期腰间盘突出，体力不支，在结束最后一次旅游后，闺女把Z某送回北京的他的家。10月，Z某受邀参加，在校园里，一年一度的大学同学聚会，见见60年失联的同学，因能到齐的，82/83岁高龄的就四个老人，可以带陪同家属，Z某叫闺女也跟着走一趟。Z某的闺女，第一次走进了几经翻盖，扩建，规划后的父亲的原大学的新校园。看见一个和父亲较有联系的孙某，身穿一身体闲运动服，和几个人集中站在一起，在等Z某。Z某的闺女礼貌地向他打招呼：“孙叔叔！”

孙某走离人群和Z某的闺女聊天，Z某的闺女发现对面站着一对老年男女，作为夫妻。男的自称是L某，女的自称是L某的夫人。人到齐后，大家向学校的职工餐厅走，一路有个三十多岁的母亲，自称是L某的闺女和自己的几岁大的女儿说说笑笑，也向前走。Z某和O某聊天，让她介绍介绍O某在美国的两个女儿的情况，O某说：“美国有什么好啊？！”就这样，一群人来到了餐厅二层，包间厅的其中一间，所有人围着一张大圆桌落座后，Z某的闺女开始数人数，A某坐在离门口最近的座位，右边排开是O某，L某的夫人，L某，Z某，Z某的闺女，L某的闺女和L某的外孙女，共八人。

O某把带来的一些不很新鲜的紫葡萄和一个柚子拿出来给大家吃，L某的闺女主动拿起柚子，拨皮，一瓣一瓣地放在圆桌转盘上，分给大家分。L某的夫人，L某的外孙女，O某，都接来吃下，L某的闺女也吃了她的那一瓣。很快，服务员一盘一盘地上菜，L某的闺女立刻站起来给大家布菜，和孙某聊，她是怎么看见寻人广告，知道当年的校友们在找自己的父亲，于是就和学校联系上了，才有的这次聚会的引子。

宴席开始后不久，A某问L某：“听说，你去新疆，条件不好，怎么不好，说说吧？”L某不吭声，低头慢慢伸出筷子，夹菜。话题断了，A某说，其实被分配新疆的人的工资比留北京的高1/4，L某的夫人惊讶，看L某：“是吗？”O某点头，表示是这样的。L某还是不发声，话题又断了。

大家继续吃菜，A某出去了一会，又回来，O某起身，A某问她要干什么，O某说：“去结帐！”A某说：“已经结清了”，O某回原座。A某说：“材料很多，就差一个死的日期！”接下来，服务员开始上大菜，蒜苔炒腊肉片，烤羊排，清蒸鲈鱼，烤鸭等。始终，Z某的闺女没有动过筷子，在听话，看人景，虽然一句也没听懂，心想：“怎么我老爸还有这么一个大学男同学？以前没见过？”孙某拿出两张在圆明园圈养的，同时有两只黑天鹅展翅同飞的彩照，连带一张打印的介绍文，递给Z某的闺女留纪念，问：“圣诞节和新年之间的假，在瑞士连放吗？”未等Z某的闺女向孙某细细地解答，在旁边，站着的L某的闺女强说：“一起放！”

中午的这顿宴席，很快地结束，没有动过的菜，L某的闺女向服务员要了4到5个泡沫塑料饭盒，自己和O某都准备带点回家。当L某的闺女接过饭盒时，一个饭盒脱手，掉到了地上，L某的闺女又从地上捡起来，拨菜。走出包间外，大家合影留念，Z某的闺女把自己藏在孙叔叔的身后，照完相，大家分别散去。A某向Z某的闺女最后说：“我和这个同学失联60年了。”

当Z某的闺女和Z某一起离开校园大门，自动地掏出烟，点燃，深深地了一口。Z某的闺女回想，这一家子有点怪，年龄对不上？那个失联多年的老同学，从始至终没说，甚至没哼一声？死的日期，谁死的日期啊？Z某说：“这个湖南同学，L某，因为身体不好，复读了一年，才到的我们班，我和他不熟，... ..餐桌上，他吃的那点，都吐

到盘子里了。”Z某的闺女说：“大家就听他的女儿聊了，真讨厌，好像她什么都懂似的！干个活，都吊里郎当儿的，连个饭盒都接不好，掉到地上，就别用了吧，还捡起来，继续装菜，恶心谁呢！”

Z某的闺女在回家的路上，思前想后，觉得这场同学宴，吃得快得不同寻常，好像在草地结案，但是怪在哪里，自己也说不好。以后的几天，安顿好父亲，就到该飞回瑞士的日子了。

当Z某的闺女坐在客舱里，飞机在跑道上速跑，离地起飞后，她再遥想那次午宴，作为目击证人，好像是在一个密室中央，晃晃的吊灯下的一个圆桌，围圆桌坐着几个当事者，A某不停地向L某问：“死期！告诉我，你的死期！”；O某是坐在他右边的一具女僵尸，包括L某本人，东倒西歪地还坐着几个鬼影；还有一个站着的女鬼给大家布菜。

Z某的闺女终于明白了：‘L某’，‘L某的夫人’，‘L某的闺女’，‘L某的外孙女’未必是一家人，可能是一个人贩子经济诈骗团伙，而L某的舌头可能早就被人割掉了。

死的日期，A某指得是当时还邀了一个同学，他是刺伤L某，未罪潜逃的真凶，而那个人没来参加这次同学宴，死的日期，是指这个未罪潜逃的同学作为罪犯今后自然死亡的日期吧？！

L某在一年复读期间，很可能向这个原凶借过钱，同是老乡的这个原凶勉强把父母给自己的一年生活费借给了他。到毕业前，约L某在一个灯光好的女生宿舍窗外，某时，见面还钱，点钱。L某到场后，推说没钱，这个同乡同学气愤中，拔刀把L某刺伤，然后逃离作案现场。他不知道，事后，L某因失血过多而死，怕L某向校领导告发他，也没去协议上的外地工作单位报到，工作就业，一路走来，和这帮人贩子经济诈骗团伙私混，至今。

而A某是自己的父亲多年来少有提及的，陷害他住过两年牛棚那个人。作为这个悬案的知情人之一，在5·16运动的时候，向Z某的工作单位无法解释清楚：为什么，所有同班/同届的同学，在本科毕业后都立刻选择工作，而他放弃协议，在违约的情况下，几

个同学需要一年的时间，而他一个人认真地在本校又攻读了两年研究生课程后毕业，是一边读硕士，一边打探L某的消息吗？事发两年后，一个人又不打招呼地去协议上的工作单位报到，一头雾水的工作单位的男同事们，让他坦白无果。而他认定的仇人，A某，曾经的发小，小学/中学/大学同学，其实是好人，没有让他冤死在牢狱里。他想到过吗：在他读硕士的那两年，校内的所有知情人，以为他就是唯一的犯罪嫌疑人，曾经在他的背后，有多少指指点点的眼神，在向他狞笑啊！

做寻人启事的湖南同学会要找的是和L某同时失踪的那个湖南同学，而找上门来的这伙人自称是L某本人和家人，更不可思议的是Z某竟然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不参与。在知道此事是Z某的闺女已经46岁了。

这个班长，Z某的闺女，和所有认识Z某，同时也认识Z某的父母的人都知道，Z某有个好父母，挑头和一批人建立了一个日耳曼系统的西医医学院，附属医院，学生宿舍小区，工作人员生活区，解决了多少当地人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。Z某是一路带着父母的保护光环走到了今天，2024年此人已经87岁，老婆早逝。

Z某的闺女自述：“我出生在北京，3岁到6岁由祖父母在武汉抚养，6岁回北京上学。每年寒假和父母，弟弟一起回祖父母家过年。祖父自我7岁以后，终日坐在对着大门的客厅靠背椅里，好像是在有心事地等什么，是等他的仇人上门吗？但那个人始终没有出现。

在我7岁多的某个晚饭时间，父亲告诉我们，他在文革期间，被打成右派，关过两年牛棚。我当时没吭声，心里却被气死了。什么？有人竟然这么欺负我爸？！如果我长大了，遇上或者找一个我的仇家，让他整我个明明白白，我改，然后找他要笔钱，分点好处给我爸，作为宽慰；再然后我回武汉老家养老，什么都不用干了，找两个阿姨伺候我。因为是个女的，反倒比祖父和父亲容易胜算。

于1997年6月29日我乘飞机，走出中国，来到瑞士胡闹，2002年遇到Hans-Peter Infanger，2003年9月5日与他结婚，2006年5月离婚。2011年7月，又听父亲说，蹲牛棚是有人诬告他，让他交代什么，但是他没什么可交代的。2017年10月，听父亲说，

是5.16运动期间的两年间。2019年10月参加了父亲和大学同学的宴席，猜出幕后让父亲交代的**就是A某**。我2023年11月21日又和**Peter**结一次婚，留在瑞士，伺候**Peter**。”

最后，Z某的闺女被瑞士领养，拿到了一笔天价领养费，当上了瑞士首届女王。分给包括**Peter**在内的三个瑞士人每人一笔钱，四个人真地成了朋友。拿到钱的细节，妙不可言，在此略过。